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
第十六回 殺韓煦馬首集磨刀 救崇文龍飛領令箭

少青正欲帶了銀銀鐵鐵，往投紹莊。行不一二里，忽聞吶喊金鼓之聲漸近。少青大駭，指前面的高山問銀銀曰：「這山何名？」銀銀曰：「名磨刀嶺。」少青遂策馬上山。那知廝殺的，就在這山背後東邊那隊軍馬，是韓莊旗號，認得兩個莊勇，一是韓煦，一是韓貢。那邊這隊軍馬，是顏家的旗號，認得與韓軍交鋒的，正是玉凌雲。少青指著，謂銀銀、鐵鐵曰：「那邊軍馬，正是我們的。你兩個可下山幫著，殺散那東邊的，須仔細些。」兩女舞著鋤耙，飛也似跑下山去。那韓煦正與凌雲殺得高興，不提防鐵鐵這耙，從天上飛來的一般，先向韓煦的馬一築，韓煦一倒，又是一築，結果了。那邊銀銀揮著鋤，只管勸人，勸得這軍馬四散逃命。少青望見韓貢走得正近，大呼：「韓貢何故造反！」韓貢望見少青立馬山頂上，便叫莊公饒命。少青喝住了銀鐵，招他上山。那邊玉凌雲亦上山來。少青先問凌雲曰：「你這軍馬，昨日使人招你，為何不來，又為何在此廝殺。」凌雲曰：「羊蹄徑外的路，人煙都沒有，沒人來招，某屯了這幾日，糧草都沒了，故此帶兵回莊。正遇韓煦軍馬，說韓莊反了，今往木棉鄉迎韓卓父子回莊，又疑公在我軍裡，說著我，教我拿去韓莊獻功，激惱了我，故此廝殺，不知莊公何故在此。」少青將前事說了。那旁韓貢跪著，不敢則聲。少青罵曰：「某不曾待薄了你，何故害某，你快把原故說上來。」韓貢叩著頭曰：「自從莊公往可莊做親，那韓結便暗暗地招集了韓錦、韓樂、韓湯、韓潤、韓煦、韓元，並韓超的兒子韓桂，韓起的兒子韓唐、韓宋，韓剛的兒子韓英，韓威的兒子韓仁、韓義、韓禮、韓智，夜夜商議。只畏可當松齡二人，這一夜，伏著人，請他吃酒，擲杯為號，四面的刀，一齊斫來，可當拿桌子擋刀，松齡從桌下蹲過，逃入韓結內室，關了內門，可當將重門打開，打出門外去了。韓結殺可當不得，打開自己的內門，帶人人捉松齡，入內尋時，卻不見了松齡，只見老母、老婆、兒子、女兒、丫頭，一十一口，都身首異處。韓結哭著，聳動了眾莊勇，連夜起兵。可松齡殺了韓結老小，從後垣跳出，亦與可當會齊。可金榮、玉吉人，起兵在莊中巷戰。少不敵眾，吉人被韓英搥死，金榮亦死於亂軍之中。可當、松齡逃出莊外。昨夜聞莊公得勝回莊，韓結連夜調兵悄悄地迎著，混殺了一夜，大都互有殺傷的。現今韓杰、門騰驤的兵，仍屯莊外。眾議別立莊公，卻教某與韓煦帶兵往迎韓卓。某被眾人逼迫，不敢不從。今遇莊公，本宜受死，但母老兒幼，懇怨殘生。」少青聞折了吉人，不覺墮淚。原來少青初至黃石，多有微議，惟吉人知最深，嘗言於玉公曰：「顏郎氣宇異人，他時必大貴。」玉公戲之曰：「倘渠作笏山王，汝便是佐命功臣矣。」由是二人深相結納，故聞吉人之死，感激涕。因罵韓貢曰：「你韓莊的人，反覆無常，殺我名將，欺我太甚，喝左右斬了。」玉凌雲曰：「念是舊從，情原可宥，但你如今是死心塌地的真降，還是偽降。」韓貢指天誓曰。少青見殺之無益，遂恕了他，教他招集逃散的軍馬。兩起兵盡屯嶺上，正欲埋鍋造飯，忽遠遠地金鼓又鳴，吶喊又起。登高望時，只見一彪軍馬，追著四騎男女。男人中，有一個像是韓陵。少青令軍馬擺列山下，救那四人。那四人見有軍馬攔住去路，慌的不敢前進。少青使人招著手，大呼曰：「快來快來，我們救你。」四人乃敢前來。那追的軍馬，來得已近。銀銀揮大鋤，大踏步鋤去。少青揮眾軍合攏上來，把那軍圍在垓心。先時被追的那個女子，十分美貌，回馬挺著槍衝入陣來。鐵鐵舞動九齒耙，隨他馬後，逢人便築。眾軍士奮力衝殺，殺得那彪軍七零八落，餘軍盡降。復收軍屯嶺上造飯。只見韓陵引著那三人來見少青。少青曰：「老丈為何這等狼狽，這三位何人？」韓陵曰：「這使槍的，是某的外孫女兒，一個是某的女兒，一個是某的女婿。」少青曰：「你那外孫女兒，喚甚麼，這等好槍法。」韓陵曰：「他姓紹，名龍飛。人又呼他騎虎姐兒。是某的女婿的女兒。女婿名紹崇文，是紹莊已退的莊勇。為人疏財仗義，頗有家私。某正往紹莊，探望女兒。聞紹莊公被弑。」言至這裡，少青接著曰：「這莊公紹其杰，是家岳丈的好友，其英死後，苦將公位讓家岳丈，家岳丈懼有後禍，逃歸。其人是最英毅慷慨的，為甚麼被弑呢。」韓陵曰：「只因莊勇紹孟卿，有兩個兒子，最強橫的。次兒子與人博，爭鬧著，殺了人，莊公誅之。大兒子調鄰家婦女，被鄰人殺了，告知莊公，莊公審出原由，置不問。孟卿怒，糾合紹金翅、紹昌符、紹太康、紹鎮山，伺莊公祀社而回，伏兵刺殺了，自立為公。某與小婿謀起兵討賊，奈勢未集而謀先泄，只得棄了家私，殺出莊門。孟卿使紹金翅，率兵追某，方才被女兒槍挑下馬的，便是金翅。」少青歎曰：「某正欲投奔紹莊，今三莊俱亂，某將還黃石，起兵討亂。老丈等能從某乎？」崇文曰：「某等家破無歸，得事莊公，固所願也。」少青又將韓莊事說了。曰：「不早從老丈言，致有此禍。所恨韓卓父子未除，終為某禍害。」龍飛聞語，向前斂衽曰：「願假步兵三百，兼拿鋤耙的兩個壯士，刻日取韓卓父子之頭致麾下。」少青以問崇文，崇文曰：「吾兒素有雄略，言既出，事必成。願莊公信之。」少青曰：「某欲從眉山後路歸黃石，惟此二人識得此路，何能從得姑娘。」鐵鐵曰：「咱家六媽媽的兒名張小，雖田家子，甚跳脫善走，識得此路，咱喚他來，為公使喚。咱們便好從姑娘去。」少青領之。鐵鐵荷著耙，正欲下嶺，呵呀，這坡上騎牛的，不是小哥麼，遂叫喚起來。那張小聞嶺上有人喚他，聲音好熟，便騎牛上嶺，見是鐵鐵，吃了一驚：「你不是鐵鐵麼，為何這等打扮。」鐵鐵說了原故，張小大喜，即下牛來見少青。少青見他頭尖眼小，身短髮黃，便問你會廝殺麼。張小曰：「阿小的廝殺，與人不同。」少青曰：「何謂不同。」張小曰：「人的廝殺以力勝，阿小以無力勝。」少青詫異曰：「無力怎勝。」張小曰：「人拿著大刀剝我時，千剝，萬剝，剝我不著。我拿著七寸多長的小刀兒，不中時不刺，刺時便中。這便喚做無力勝。」聽著的，無不大笑。少青曰：「去黃石的小路，你熟麼。」張小曰：「有路時，我熟。無路時，我便不熟。不是阿小誇口，除非到天盡頭外，或者不熟。」少青曰：「恁地，你便為我軍引路。」張小曰：「待阿小牽這牛回家，稟了母親，尚有結義兄弟三十五人，一併喚來從軍，願公少待。」少青曰：「我不能久待，你須索快走。」張小跨著牛，加了一鞭，飛也似跑下山去了。